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丁亥。暫護兩廣總督廣東巡撫

怡良奏。臣於本月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據托渾布奏。嘆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

八隻。現在夷船五隻。已開帆南駛。其三隻亦由外洋先回。該夷

情形極為恭順等語。嘆夷船隻。現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將軍督

撫等。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耆英。裕謙。怡良。知悉。並著詳加

酌覈。將前調防守各官兵。分別應留應撤。妥為辦理。托渾布摺

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查虎門內外各隘口。兵勇共有萬人。

督臣林則徐前次奏到

諭旨。當即會同臣將次要口隘各兵。陸續撤減二千餘名。臣復移咨水陸各提鎮。將各路中可以撤減者。再為酌覈情勢。分別撤減以節縻費。惟該夷等犬羊之性。反覆不常。跡其詭譎之端。實已無所不至。此時雖經戢撫。仍當防於未然。所有緊要水陸各口隘。照前小心防範。不敢稍形疏懈。聽候

欽差大臣琦善。到粵籌辦。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夷目懿律前次呈遞夷書。擬於本月十六十八等日。起程赴粵。當經奴才恭摺

具奏。一面給與回文。詢以義律嗎嚧噠諸夷。是否皆往留
在定海者。又屬何人。令其逐細具覆。旋於十五日。接據懿
律覆稱。該夷定於十九日。與義律嗎嚧噠等。率兵三千人。
乘坐大戰艦三隻。餘船數隻。至粵聽候查辦。將頭目胞祖
及布爾利留在定海。日後儻有查詢之事。即懇向胞祖關
會。又向差弁聲稱。伊此次赴粵。須奴才給與文書。向琦善咨
明。以便伊前往投到等語。奴才查該夷所請給咨赴粵之處。
正其馴順畏服之意。自應准行。當即繕發給文。令其帶往
投遞。一面由陸飛咨琦善知照。旋又差弁前往探明懿律
等。實於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隻起碇。由外洋而去。奴才伏

查該夷在浙之船。共計四十餘隻。內兵船商船各半。其在浙久駐者。止有三十餘隻。餘船則時在閩粵等省。往還去來無定。該夷前已撤去六隻。今又續撤八隻。是在浙久駐之船。所撤已及一半。且以人數覈計。該夷抵浙之初。共有七千餘人。後因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斃者約數百餘人。統計在浙之兵。不過六千餘人。今又撤去三千。與一半之說。亦相符合。該夷航海前往。約計五六日。即可抵粵。其時琦善亦已抵彼。正可相機查辦。至該夷兵船。既已撤去一半。所有浙江防兵。自應酌量裁撤。除將前調壽春鎮兵一千二百餘名。應即全數撤退。令該鎮王錫朋帶領回鎮。又

福建提臣余步雲所帶之福寧鎮兵五百餘名。亦即全撤外。其本省官兵。調至鎮海等處防堵者。共計七千九百餘名。並與余步雲及浙江提臣祝廷彪逐加籌畫。酌留各營精鋭兵三千五百餘名。連鎮海營額設兵九百餘名。陸續招回定海鎮兵一千餘名。統計兵五千四百餘名。以口岸之大小。分駐兵之多寡。業已足資防守。餘兵四千四百餘名。及調赴乍浦防堵之嘉湖等協兵七百名。亦一併陸續撤退。以節糜費。又寧波乍浦等處。商船薈萃之區。其沿海貧民。又多以採捕為業。舵工水手漁戶人等。實繁有徒。自六月間封港以來。迄今五月有餘。商漁失業。生計維艱。現

三

在夷船雖未全退。惟該夷前次來文。聲明不敢向商漁滋擾。其言甚為切實。不致爽約。自應即行開港。俾令各謀生業。仍飭各海口員弁。認真盤詰。不准將異言異服之人。夾帶進內。以免疏虞而杜他釁。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馳奏。暎夷起碇赴粵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等。於十月十九日。帶領兵船。請咨赴粵。該大臣將前調防兵。酌量撤退。商漁船隻。照舊開港。均著照所議辦理。惟該夷撤兵已及一半。尚有留住定海之人。該大臣所留各營防兵。按照口岸分駐。仍須加意防守。不得因該夷漸次撤兵。少形疏懈。至商漁船隻。照常出入。雖據該夷聲明。不敢滋擾。仍著嚴飭

海口員弁。認真查察。毋致別滋事端。

又

諭。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舟山夷人私信。請飭確探一摺。如果此信屬實。是該夷於占據定海之後。既無居民同住。又無食物可買。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勢必不能久住。惟係貿易私信。未可憑信。著伊里布派員確探。是否有此情形。相機籌辦。原摺鈔給閱看。

又

諭。伊里布馳奏。夷船業已起碇赴粵一摺。據稱差弁探明懿律等實於十月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隻。起碇由外洋而去。連前所

撤六隻。合計在浙久駐之船。所撤已及一半等語。該夷起碇赴粵。係為求通貿易起見。自應將定海兵船。全數撤退。何以仍留兵船一半。在彼占據。著琦善到粵後。向該夷究詰。是何意見。隨時相機妥辦。伊里布摺。鈔給閱看。

己丑

欽差兵部尚書祁𡨴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奏。竊臣等於九月初二日。常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鄧廷楨奏。廈門攻擊夷船。護參將陳勝元。刺中白夷身死。爲槍擊中夷人二名落海。其餘中傷夷人甚多。當即明降諭旨。將陳勝元以都司儘先陞用。賞戴花翎。其在事出力之蔡觀

龍顧敎忠。胡國榮。金光耀。陳光福。林建猷。曾思仁。何有時與責

等。俱分別施恩矣。著祁寯藻黃爵滋於浙江審案完竣之後。馳

赴厦門。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微員兵丁等。詢以六月

初間。夷船駛至厦門。彼時情形如何。究係孰先開礮。如何接仗。

該夷傷亡若干。我兵有無傷損。其船隻何時駛至。分起傳訊。毋

令串通。並密傳提督陳階平。諭以現奉密旨。傳訊該提督。厦門

一役。情形虛實若何。該提督本係局外。不妨據實一一縷陳。毋

稍瞞隱干咎。並詢以始而告病。繼而銷假。此中有無隱情。或別

有齟齬之處。均著詳細登答。將來覆奏時。我等自得之採訪。斷

不致將汝牽涉。該大臣等照此辦理。似可盡得實情。據實入奏

各等因。欽此。臣等遵即折回迅速前進。於十月初八日。馳抵廈門。當即親赴海口接仗地方。徧行察看。密傳該處鄉民張忠等十四名。督同司員隔別詢問。據供本年六月初四日午後。有三桅夷船一隻。旁繫杉板小船。由青嶼口門駛入內港。至大礮臺對面之嶼仔尾停泊。初五日巳時。那杉板夷船。駛到岸邊。夷人說要上岸。那時文武官員。說提督道臺。均不在衙門。不敢作主。夷人說不叫上岸。就要打仗的話。亂罵起來。官兵向他攔阻不聽。武官們先放一箭。射死夷人一名。又用長矛刺死上岸夷人一名。兵丁施放鳥槍。那三桅夷船。即開大礮打來。打死兵丁九名。並民婦

陳黃氏一口。民房被礮子穿破者。約有一二十間。礮臺亦有損傷。官兵亦即開礮打去。夷人有被打傷。跌入艙內的。也有落海死的。看不清楚。不知多少人數。是日打仗。約有三箇時辰。夷船駛出口外去了等語。臣等隨於該處防守弁兵內。摘傳未與是役之世職守備曾侍堯。額外外委蘇陽珍陳威陽。效用林石泉。王樹勲。潘建中。王萬年。兵丁馬揚求。吳占生。洪勝芳。張捷生。馬定國。周連華等。分別詢問。彼時接仗情形。究係孰先開礮。據供官兵實因攔阻夷人上岸不聽。陳光福始用箭射死夷人一名。我兵開放排槍。陳勝元又用長矛刺死上岸夷人一名。夷船隨即開礮。彼

此轟擊。復訊以該夷傷亡若干。我兵有無傷損。夷船何時

駛去。據供除鳥槍擊中夷人二名落海外。其餘礮擊夷人。

或跌倒艙内。或落海身死。不知確數。我兵實係傷斃九名。

受傷十四名。並傷斃民婦一口。此外並無傷損。夷船自巳

時至未時。始行退出口外。旋即駛去。覈與鄉民等所供脗

合。復傳訊該處地保陳復源等。並據捐貲防堵招募義勇

之鄉紳。候選員外郎林國華。中書科中書吳匡林。舉人呂

世宜。監生林書等來見。面詢彼時情形。逐層細詰。僉稱無

異。臣等復遵

旨密傳水師提督陳階平。將廈門一役情形虛實。令其據實縷陳。

據該提督親供。六月初間廈門接仗情形。頗爲詳悉。覈與鄉民弁兵人等供詞。均屬相符。其告病銷假一節。據稱實因失跌傷腿。日久未愈。時因督師在洋。咨請總督代奏。仍力疾照常辦公。繼蒙

天恩賞假調理。不敢以犬馬微恙。上廑

聖慮。是以即請銷假。實無隱情。亦別無齟齬之處。現在步履如常。跪起尚未能靈便等語。臣等再三開導。恐其或有未盡。該提督始終一詞。似無疑義。

祁寯藻黃爵滋又奏。再臣等查勘廈門海口。東南一帶。青嶼。浯嶼。大擔。小擔各口以外。均係外洋。口內迤北。自安海

汎水操臺頭巾礁至大礮臺。均係逼近廈門內港。其南岸嶼仔尾。與大礮臺斜對。最為扼要。中間迤西。有古浪嶼。橫踞港中。與礮臺嶼仔尾有犄角之勢。礮臺之西。即係十三路頭。商賈輻輳之地。民居市廛。直連港面。是廈門防禦。以青嶼。大擔各口為外洋。安海汎。至大礮臺為內港。一過礮臺。即無險可守。此兩次接仗官兵。併力堵截夷船。不使其衝過礮臺之實在情形也。現在水師提督陳階平。興泉永道劉耀椿。於沿海港面。層層防守。尚屬周密。欽遵

諭旨。該夷船隻經過停泊外洋。斷不敢先開槍礮。其內港布置。亦不敢稍形鬆懈。蓋廈門為全閩之咽喉。泉漳之保障。形勢

尤關緊要。自七月後。夷船並未駛入口內。民情安堵。堪以

仰慰

聖廑。

諭軍機大臣等。祁𡿖等奏。遵查廈門接仗情形一摺。此案既據該尚書等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弁兵。捐資招募之紳士。分別訊問。並據水師提督陳階平。呈遞親供。均相符合。著毋庸議。其另片奏。廈門防守情形。覽奏已悉。惟本日據吳文鎔奏報。護督日期摺內。有關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駛之語。該尚書等尚有續查事件。計此時接奉諭旨。當已折回閩省。該處洋面。現在有無夷船停泊。自必確有見聞。著查明據實具奏。

癸巳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本月二十三日。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伊里布奏。專弁前往定海。詢悉夷情一摺。此項差弁與該夷目等見面。是否在定海城中。抑在該夷船上。原奏未經聲敘。其定海居民。現在是何景象。該夷船隻。是否仍前占據要隘。該弁等既經前往。自必目擊情形。著伊里布詳詢該弁。據實奏聞。至該夷等所呈各物。該大臣奏摺。恐生疑貳。收貯充賞等語。甚屬非是。著嚴行申飭。天朝大臣。斷無收受外夷餽獻之理。即將原物卻退。正見馭夷體統。有何疑貳。現在收貯各項。如未經

充賞。著將全數發還。仍善言曉諭。告以天朝定制。嚴禁苞苴。並無厭憎拒絕之意。至所稱繕發告示諭禁等語。發至何處張貼。再前次所奏拏獲五桅夷船歇位。作何安置。此外尚有何物。均著明白具奏。又御史曹履泰奏夷船未撤。請量為籌備一摺。有無可採之處。著妥議具奏各等因。欽此。伏查該夷前呈各物。升允亦再四躊躇。嗣以其時正在設法撫諭之際。惟恐卻之生疑。遂至冒昧收受。今蒙

皇上諭以將原物卻退。正見馭夷體統。仰見

聖謨深遠。於羈縻之中。仍寓嚴肅之意。升前惟急於拊循。未能計慮及此。實屬犒昧寡識。恭繹

九

明訓不啻振聵發聾惶悚之餘更深寅感查各物尚未充賞自應

全數發還惟懿律已往廣東奴才現又尊并齎交留在定海

之夷目胞詛查收仍遵

旨善言曉諭告以

天朝定制俾令畏服至前次差弁與各夷目見面係在該夷船

上並未入城於城內景象未經目擊但奴才屢經差人往探

自九月以來有前在各縣棲止之貧民數十户陸續搬回

與夷衆在城錯處尚屬相安此外殷實之家仍在他處寄

寓並未回城所遺一切財物均為夷人所有多已搬至船

上該夷船隻現在蟻聚定海其前在定海等要口占據之

船。業已退去。即間有數隻。在象山石浦等處游弈。亦因購覓食物。汲取淡水。時來時往。並不久停。等續發之告示。係發至曾經獲解夷匪之各縣張貼。他處並無示諭。其該夷五桅大船。前於八月間。在慈谿縣觀海衛洋面。被兵勇擊退之後。復駛至餘姚縣境內。追逐巡船。被巡船誘至坡沙之上。旋即陷入水中。兵勇躍入其艙。僅獲夷匪二十二名。銅礮二位。其餘礮械等物。因船已陷沒。兵勇不能久留。未經起獲。等接據稟報。[illegible]因思船隻可以配駕。即令該縣設法打撈。詎船身重笨。愈陷愈深。四面游沙。奔注艙內。竭數百人之力。不能起出。等已飭該縣停止打撈。俾免虛費工力

其所獲夷礮。僅重五百餘斤。點放止及一里之內。飭在海口安設。以為堵禦之用。至御史曹履泰所陳籌備之策。臣等詳加參酌。其所稱夷船不許近岸。應出示曉諭。並豫為知會該夷。如該夷乘駕大船。率領多人。駛近口岸。把守弁兵。即開礮轟擊等語。係豫杜該夷詭詐之意。惟查該夷歷次在浙。投遞稟函。止駕火輪船一隻。在口外停泊。聽候弁兵前往接收。並未傍岸。現已聽受訓諭。赴粵叩關。其情極為恭順。此時若重申約束。諭以近岸即須攻擊。恐夷眾妄生疑畏。適肇釁端。至出示曉諭。亦恐弁兵人等。不察虛實。混行轟擊。邀功生事。臣等惟有會同提臣。督飭鎮將。凡遇夷船

駛至。即行體察情形。相機妥辦。該御史所請。豫向該夷知會。及出示曉諭之處。應毋庸議。又稱制夷之道。無庸造船。止須造礮等語。查該夷現已馴服。原不慮其再行滋擾。惟海疆重地。防範不厭謹嚴。礮位為行軍利器。最為得用。各省舊存之礮。廢壞者多。該御史奏請添鑄。實為備豫不虞之策。不止為目前堵禦嘆夷之計。督撫浙以後。即經飭鑄八千斤以下各項大礮。業經採有鐵斤。惟工匠不諳造作。前曾移咨粵省代雇。奈程途寫遠。雇值不貲。現在甫據温州府覓得數名。已飭送局試鑄。又督前奉

諭旨。據裕謙奏請添鑄大礮。交兵部議奏。必須工堅料實。其備貯

火藥礮子。酌撥兵丁。亦均須籌辦。著伊里布於浙江事竣後。親
赴江蘇沿海地方。詳察情形。悉心妥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查
江省礮位無多。奴才素所知悉。本擬於回任之後。奏請鑄造。
今裕謙先已具奏。係為籌備起見。自屬必不可緩之工。第
未識江省有無礮匠。奴才現咨該署督。飭屬訪覓。覓有匠人。
即由該署督委員督鑄。俟奴才回任。親赴各海口。詳加察看。
再將備貯子藥。酌撥兵丁等事。籌議具奏。其應需鐵價工
資。既據淮南商人報效銀五十萬兩。如蒙
天恩賞收。即在此款內動支。否則另行籌捐辦理。儻江省無匠可
雇。應俟浙省各礮鑄畢之日。再令至蘇鑄造。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查明定海情形。並酌議籌備一摺。覽奏均悉。該夷歷次在浙投遞稟詞。船隻並未近岸。若重申約束。恐夷衆妄生疑畏。適肇釁端。所見甚是。至所獲夷礮。點放不能及遠。留之無用。俟該夷交還定海後。將前次拏獲夷匪發還時。即將礮一併擲還。據奏現已採有鐵斤。製造大礮。著仍遵前旨。遴委熟悉員弁。監同妥辦。總期堅利適用。無致有名無實。其淮南商人報效銀五十萬兩。該大臣奏請撥用。自係因軍需緊要。惟裕謙曾否動用。不能遥度。著伊里布。就近與裕謙商酌支用。仍須覈實辦理。

駐藏大臣孟保。幫辦大臣海樸奏。竊奴才等接據廓爾喀頟

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夷稟。內稱有該國派

守甲噶邊界駐紮第哩之人。稟報披楞與京屬那邊漢人。

大兆征戰。所有洋船。現被京屬大兵燒燬等語。我們聞得

此信。甚是歡喜。祈請二位大人。將此情節。轉奏

大皇帝。如蒙

諭旨。叫我們去打披楞。我們就去。小的現已預備。候大人如何教

導等情。請示前來。奴等。查廓爾喀國王。素與披楞不睦。據

該王所稟各情。不過意圖報復。奴等伏思邊疆重地。總當

持以鎮靜。當繕檄諭婉為飭駁。並一面札行定日汛守備

謝國泰。嚴飭所守邊界營官。照常密為防範外。惟查該國

王所稟內有披楞在聶噶金那地方備兵與京屬打仗一
年之語查聶噶金那地處外洋奴才等未能詳其界址但據
該王所稟有披楞現在備兵打仗情形事涉內地沿海地
方是否虛實奴才等不敢壅於
上聞理合具摺密奏並將譯出廓爾喀國王來稟及奴才等檄諭稿
底一併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具稟前聞
京屬那邊督率大兵與披楞打仗六次茲又據派守甲喀
邊界駐紮第哩之人報稱京屬那邊督率大兵與披楞打

仗。披楞又聚兵二萬五千。並有馬隊軍械。現在屯紮聶噶
金那地方。預備與京屬打仗一年。又聞京屬邊界上馬爪
野地方。又有披楞大備洋船。與京屬大員打仗。復聚五萬
五千大隊。京屬大員能大展計謀。由水路用火攻。將披楞
洋船燒燬。披楞後隊。一聞此信。隨即轉回等語。續探此刻
披楞洋船。又被京屬大兵圍住。我們聞得此信。甚是歡喜。
謹將此情。稟明二位大人。或真或假。想來二位大人是知
道的。再我們係投誠
大皇帝把守南方之人。還望二位大人。將小的所稟情節。轉奏。明
奏

大皇帝旨意。叫我們去打披楞。我們就去。小的現已預備妥協。候

大人如何教導指示。為此自陽布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海 和

瑪薩野知悉。茲據爾王來稟內稱披楞之人。與京屬漢人打仗。京屬那邊督率大兵。與披楞打仗六次。又將披楞洋船燒燬等情。爾王聞信甚是歡喜。稟報前來。足見恭順誠悃。實屬可嘉。查披楞不知守分。已將洋船均被燒燬。皆係自取之咎。爾王稟請將此情節轉奏

大皇帝。爾好預備去打披楞等語。但既係披楞有犯京屬地方之事。自有

天兵前往。不日剋平。自無庸再勞爾王兵旅也。爾王去打披楞
之處。本大臣不敢率行代奏。爾王係累受
大皇帝重恩之人。惟當各自小心把守邊界。照常和睦鄰封。永享
昇平之福。是為至要。特此諭知。並問爾王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呈遞夷稟等情。並
將該國王原稟及檄諭稿底呈覽。披閱均悉。該國王素與披楞
不睦。具稟請旨。其意不過藉圖報復。該大臣惟當諭以大皇帝
撫馭外夷。一視同仁。蠻觸相爭。從未過問。爾等各宜戢兵睦鄰。
承受天朝恩澤。該大臣等仍當嚴飭所屬邊界營官。密為防範。
至所稱聶嚕金那及京屬等處地方。究係何處部落。距何處為

近。著該大臣密行查訪。據實具奏。

戊戌。暫護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臣於九月十八日。接奉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據托渾布奏。嘆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等因。欽此。

臣因前督臣林則徐前次接奉

諭旨。即已陸續議減。臣接護督篆後。將次要各隘。遞相減撤。其虎門內外。並各礮臺扼據要衝。仍前加意防守。當經附片陳

奏。實以嘆夷貪罔成性。陰險萬端。不得不慎之又慎。以防其乘虛直搗之謀。惟遵

旨不與接戰。則前調各營師船。即須逐件撤歸各原營。以節糜費。

節經函商提臣。飭令分起行走在案。十月二十日。接到提
臣函開。撤回陽江中米艇三隻。於十六日夜。乘退潮開行。
由龍穴之西。直赴橫門。不料陽右六號中米艇。行過淺灘。
適潮水將次退盡。不能行動。其陽左四號。碙洲三號。兩船。
業已乘風遠去。該弁兵不得已。守候潮長船浮。再行前進。
距候至十七日黎明。即有有桅夷船三板七八隻。每船約
有五六十人。蜂擁趕來。該弁兵等見其來意不善。即聲言
此係奉撤回營師船。有令不開槍礮。爾等不可滋事。該夷
船駛至將近。即對船開礮轟擊。夷衆即紛紛上船。將弁兵
追趕落水。船內各兵。尚在爭持之際。適值潮漲。該夷等即

連船擄刦。提標中軍參將李賢。遠聞礮聲。登山瞭望真切。
即督率各師船。開帆起碇。趕往援救。迎潮行近龍穴洋面。
瞭見零丁礬石原泊夷兵船三隻。已經乘潮趕來。同各三
板。將陽右六號師船拖帶向南直駛。該參將因奉文行走。
不敢追出外洋接仗。祇得仍將各船收回。稟候覈辦等由。
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該夷在粤肆擾。業近年餘。既逞狼
貪之性。復肆豕突之兇。不自知其過惡之多端。轉以譸張
為得計。仰蒙
聖明燭照。
天地為懷。

特派

欽差大臣。來粵辦理。飭令該夷南旋。聽候查辦各情。伏思

皇上撫有華夷。並無畛域。招攜懷遠。

怙冒同深。該夷宜何如感激。方足仰戴

生成。乃於師船撤防歸營。誤遇沙淺之際。輒敢駛擺多船。開礮生

事。經弁兵聲說情由。置之不理。一味逞强肆橫。紛紛上船。

該兵船復又圍截。並船拖去。實出情理之外。殊堪髮指。查

該夷自前次闖關滋事後。兩月來尚無動作。昨據澳門同

知等稟報。本月十三日。有暎夷中巡船一隻。來至九洲洋

面拋泊。經引水等。認係七月初十日駛出老萬山東去之

船。復來寄碇。是該夷於天津情形。在前回泊之火輪船。已為傳說。至此更當曉然於受

恩之重。翻然自悔其前此之為。則尚有人心。猶可附於負氣含生之屬。乃吐噶夷巡船。於十六日。在掛碇洋面。截去福建艚船一隻。駛出石欄門。向東南駕駛。據澳門同知飭引水跟探。尚未稟報。復據鹽運司。轉據商人呈報。鹽船在洋。被咦夷先後截去八隻。近據水手逃回。報知如此情形。又復漸形猖獗。兹於十七日。又擄去陽江右營六號米艇一隻。除落水晁歸之外。委何卓然。並兵二十一名外。尚有兵丁三十名。不知下落。現飭沿海訪尋。再行覈辦。臣思咦夷頑梗

居心。勾結內地居民。陰刺時事。所作所為。往往不遵法度。
年來更形傲慢。其於事理有不可行者。則託為言語不通。
文飾其罪。甚至稱兵犯順。奪據地方。現蒙
皇上俯鑒其衷。
大公至正。亦可稍循冠履之分。而行同犬羴。佷甚豺狼。狎侮尚託
諸空言。跋扈竟見諸實事。臣雖與之無怨。而
國體所關。臣亦同立
覆載之內。此心實非常憤懣。惟是奉
諭旨。不敢輕違率爾。靜俟
欽差大臣到粵後。相機辦理。若該夷等兇心未已。敢來窺伺生事。

開礮滋擾。勢不能任其踩躪。亦惟有盡力轟擊。以固口隘。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奏撤防師船歸營。猝被暎夷在洋轟
擊。奪去米艇兵丁一摺。覽奏之下。不勝駭異。該夷性原詭譎。惟
在天津業經約定前赴粤省。靜候查辦。並有沿海各處如不開
礮。渠亦斷不滋擾等語。且據怡良奏稱該夷於天津情形。火輪
船已為傳說。是該夷不得妄為不知。何以遠行開礮。琦善此時
諒已抵粤。著傳諭該夷。天朝撫馭夷人。從不失信。既已相約戢
兵。且專派欽差大臣前往查辦。代為昭雪。何以於撤防兵船。猝
加轟擊。如此反覆。是誠何心。著琦善一面詳加詰問。並向該夷
要回擄去兵丁船隻。一面嚴飭文武員弁。密加防範。毋許夷船

駛入內洋。是為至要。怡良原摺著鈔給閱看。

辛丑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十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擇期赴粵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來文。據稱分船赴粵。惟該夷懿律是否親身赴粵。義律諸夷。是否一併隨往。留在定海者。又係何人。文內未經敘明。自應確探起碇日期。退去船隻數目。再行酌辦。惟該夷等既已赴粵。聽候查辦。何以尚有留住定海之人。伊里布前次所獲夷目夷婦等。仍著妥為看守。俟該夷交還定海。再行放回。著將此意

曉諭該夷。並究詰定海留人。是何意見。又裕謙奏請重製礮位一摺。已諭知裕謙。准其動項製造。惟該署督飭委署遊擊周名揚。同地方文員勘驗。於製造礮位。恐未必盡能熟悉。著伊里布遴委熟悉員弁。監同妥辦等因。欽此。遵查夷目懿律與義律嗎嚟𠱞等。已於前月十九等日。起程赴粵。其留在定海之頭目。一名胞詛一名布爾利。經奴才查探明確。於二十二日專摺奏明在案。至該夷此次稱兵犯浙。原因上年被粵省燬煙絕市。鋌而走險。占據城池。以為要求之計。其前在天津稟訴。經直隸督臣琦善剴切曉諭。該夷情詞固屬恭順。然其與差弁白含章面晤。止稱定海兵船先撤一半。並未言

全行撤退追起碇之際則並撤兵一半之說亦復更易聲稱事未定局兵船不能即撤是該夷在天津所言本已反覆不定嗣後由直旋浙因浙省先曾獲其頭目人等該夷籲求釋放琦善見其情甚迫切故令以地易人飭其全撤兵船交還定海該夷先猶再三詭辯旋即明言歸地撤兵之事應連他事與琦善一併會議琦善復又詳加開導力破其有挾而求之見而該夷堅執詭計不肯還地亦不復敢索人惟事宕延勒揣竟無赴粵之意琦善因其居心叵測遂差弁前往探詢並令設法勸諭該夷仍不允全行撤退及該弁等諄諭至再該夷始踐撤兵一半至粵聽候查辦之約

推原其意。蓋由犬羊之性。多所猶豫。惟恐全撤兵船。則定海即為我有。伊等無可扶持。所求之事。將難如願。是以止肯撤兵一半。仍將一半留住定海。以懿律屢次來文。及其前在天津所稱事未定局兵難即撤之言。逐加揣度。其所以留人在定海之意。可以概見。現在懿律與義律等。已往廣東。其胞誼等非主持此事之人。未必深知底蘊。詰詢無從得實。其前獲之夷目夷婦。疊經奴才諭以俟歸我定海之後。再行遣回。該夷等遂亦不復續請釋放。此時似亦毋須再向曉諭。至該夷並無久據定海之心。前次義律來鎮謁見。曾向奴才面訴。其後差弁前往探詢。懿律等又有俟粵省

查辦完竣。得有馬頭貿易。即將定海交還之語。異口同音。似屬可信。且揆之事勢。該夷在中國數萬里以外。越國鄙遠。亦斷不肯久據孤城。坐以待斃。是該夷現在留住定海。並無他意。可以仰紓

宸廑。再署兩江督臣裕謙請重製蘇松鎮各營礮位。係海防必需之器。誠如

聖諭。總期堅利適用。自應飭委熟悉之員。監同鑄造。䒭查蘇松鎮總兵田松林閱歷已久。於軍械之利鈍。均能深悉。應即飭令監製。俟䒭回任之日。逐加試驗。如果不能合用。即行照例著賠。以專責成而免草率。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揣度夷情一摺。前因𠸄夷起碇赴粵。尚有留住定海之人。降旨令伊里布詰究該夷。是何意見。玆據奏稱。犬羊之性。多所猶豫。惟恐兵船全撤。伊等無可挾持。是以仍將一半。留住定海。現在留浙夷人。非主持此事之人。未必深知底蘊等語。覽奏均悉。仍著伊里布隨時密探。務得確情。所獲夷目夷婦。著仍遵前旨。俟其將兵船全撤。歸還定海後。再行給還。至蘇松礮位。該大臣飭令總兵田松林。監同鑄造。著即照議辦理。俟伊里布回任之日。逐加試驗。毋任有名無實。

福建提督余步雲奏。竊奴才於本年七月初八日。欽奉

諭旨。帶兵前赴浙江。勦辦夷匪。自八月初三日。馳抵寧波之後。查

看海口情形。並採訪㘃夷消息。將堵禦攻剿各事。逐一嚴密措置。嗣該夷至天津投遞禀詞。荷蒙

恩施格外。

准予查辦。伊里布仰秉

聖謨。疊次向該夷剴切曉諭。奴才仍一面會督文武。專力守禦。現於十月十九等日。疊據禀報該夷船隻陸續開去一半。前赴廣東。聽候查辦。所有前調安徽福建各省官兵。及浙江本省防兵。業已分別裁撤。其鎮海等處。尚有兵五千餘名。以備守衛。就現在情形而論。奴才雖無承辦緊要事件。惟定海夷船究竟未全行撤去。奴才受、

恩深重。若遽行帶兵回關。撫衷循省。實屬無以自安。相應仰懇

天恩。准暫留浙江。隨同伊里布在海口嚴密防堵。俟夷船全退。定

海收復。再行馳回本任。

諭軍機大臣等。余步雲奏請留浙江隨同防堵一摺。所請甚是。現

在定海夷船。尚未全行撤去。該提督雖無承辦要件。而海口仍

須防堵。著俟夷船全撤。定海收復後。與欽差大臣伊里布。一同

奏明。再回本任。

甲辰。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侍郎黃爵滋奏。竊臣等於十月初八

日。馳抵廈門。查明六月間攻擊夷船等情。於十四日恭摺

奏

聞在案。茲於十一月初一日。行抵建陽縣之油源塘。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十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曾降旨著祁寯藻等於浙江審案完竣後。馳赴廈門。密查本年六月間。攻擊夷船情形。據實具奏。本日又據鄧廷楨等將七月間攻擊番船。擒獲黑夷漢奸之出力員弁。奏請鼓勵。該尚書等此時計已行抵廈門。著將此案攻擊情形。並此次所保各員弁。是否覈實。一併訪查明確。據實覆奏等因。欽此。茲查該前督臣鄧廷楨撫臣吳文鎔所奏攻擊番船。生擒黑夷。並在洋擊獲購土漢奸一摺。係屬彙案具奏。其攻擊番船一案。

係興泉永道劉燿椿。因金門銅山交界一帶。為泉州洋面來路。於本年三月間。密飭廈防同知顧教忠。雇募水勇三百八十餘名。並雇備大小商漁船十一隻。委令水師提標左營守備楊靖江帶領。放至金門銅山洋面。上下梭巡。四月二十一日卯時。在宮仔前穿山洋面。見有大夾板船一隻。在彼寄碇。知係販煙夷船。督飭水勇各船。併力驅逐。夷船開礮打來。我眾奮勇。一齊拋擲火礶。開槍環擊。維時夷船已被攏逼。不及復行開礮。惟亂擲鐵彈抵拒。水勇頭目陳育。手執籐牌。首先躍過夷船。隨有二十餘人。蜂擁而上。占其後稍。夷人執鏢亂刺。我眾開槍。並用彼鏢回擲。夷人

先後傷斃十一人。水勇亦傷斃八名。時值南風驟起。夷人砍斷船纜逃駛。水勇亦即跳入海中。鳧水回船。計奪獲夷船銅礮一門。礮蓋一箇。並於我船上拾得大小鐵彈四十五箇。海面鉤得夷帽一頂。鐵鏢四枝。此楊靖江攻擊番船之實在情形也。其拏獲黑夷一案。係四月二十日。虎嶼洋面。有夷船一隻遊奕。並有夷人數名。駕坐杉板船一隻。直駛內港。維時署銅山營參將陳顯生。管帶兵船。在彼巡緝。見該夷似欲上岸。督令各船弁兵。施放槍礮。迎前轟擊。將杉板船擊沉。忽有黑夷二人。鳧水逃近岸邊。被外委郭德長帶兵拏獲。其虎嶼遊奕夷船。被該署參將追至外洋遠

竄。隨將黑夷二人解省。此陳顯生等捡獲黑夷之實在情形也。至署福州協都司周光碧。係浙江衢州鎮守備。經前督臣鄧廷楨。調至閩省。派往泉州海口一帶。查拏煙販漢奸。其帶領水勇。偵獲通夷匪船一隻。人犯十一名。煙二千餘兩。查係四月二十六日夜間。在圍頭洋面之案。以上各情節。臣等夏間在閩省時。除據各員弁稟報外。並於因公接見官弁時。隨時詢問。俱無異詞。其獲解銅礮礮蓋礮子鐵鏁夷帽等件。並拏獲之黑夷爽果瞎麻納二名。均經送到臣等行館。公同驗看。茲復於赴廈時。沿途察訪。並查知顧教忠。俞藍。二員。捐貲雇募水勇名數。均屬衆見共聞。確

有可據。該督撫所保各員弁。覈閱原奏。與臣等查訪相符。尚無不實。

硃批。知道了。

祁寯藻黃爵滋又奏。再廈門七月內防堵夷船一案。係在臣等前次起程之後。此次來廈。亦經向該處鄉民弁兵及紳士人等。一併查詢知夷船係於七月二十四日晚間來至青嶼外洋。當經提臣陳階平。興泉永道劉耀椿。督率文武員弁。暨各紳士等。連夜分布兵勇。各處防守。二十五日辰刻。三桅兩桅夷船各一隻。駛入青嶼口內。向水操臺開礮。直衝內港。經遊擊任經猷。都司張然等。帶駕兵船十餘

隻。開礮堵擊。安海汛守備曾恩仁連開二礮。打中夷船火藥處所。煙燄突起。岸上山頂民人望見。一齊鼓掌稱快。署中軍參將孫雲鴻等。亦開礮擊碎杉板船一隻。該夷始行退泊青嶼門內。二十六日巳刻。夷船復駛向水操臺開礮。直打到大礮臺。副將霊德。葉長春等。在大礮臺向東南施放銅礮。連中夷船。將其帆索燒燬。鼓浪嶼官兵。亦開礮轟擊。夷船不能衝過。旋即撥轉退去。仍泊口內。二十七日巳刻。夷船復放杉板三隻。追一商船。勢甚危迫。經同安縣胡國榮。並鄉紳陳榮試。陳榮植等。飭令水勇駕划龍船儘力追逐。開礮擊中夷人五名。倒跌船上。南岸嶼仔尾官兵。亦

開礮夾擊。該夷船隨即逃至青嶼停泊。計三日內兵丁傷斃六名。遊擊任經猷。因奮力堵擊。被礮殞命。居民均無傷損。該夷除被划龍船礮中五名外。其餘被擊落海者。查無確數。迨二十九日晚間。夷船始揚帆而去。其夷書一件。係於去後交漁船帶呈等情。覈與該提督巡道向臣等面述情形。大畧相同。查廈門兩次被夷船滋擾。其六月間聯䑸接仗。民情不無驚惶。至七月內沙墩礮位布置已具。夷船雖連駛入內港。而人心恃有准備。均各鎮靜。

硃批。知道了。

乙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仰蒙

天恩。擢授浙江巡撫。自川省起程。沿途訪詢。不得𠸄夷實情。深為

焦急。嗣行抵安徽之鳳陽縣臨淮關。獲晤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亦祇將天津夷情。向臣告述。其定海夷情。伊亦未

能深悉。臣抵任後本擬先赴寧波府。採詢底蘊。會同籌議。

因趕辦武闈。一時不能前往。前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業經出示定邑士民。如果夷人並不向定

民擾累。定民亦不得復行查拏。現又准咨會。𠸄夷船隻。定

於十月十九日。分䑸起碇赴粵。所有外省官兵。全行撤退。

本省官兵。酌量裁撤。各屬所雇鄉勇。一併撤去。沿海商漁

船隻。開港放行。並接來函云。𠸄夷近來頗為馴順各等因。

是該夷之果否並不擾累。是否如期赴粵。及是否輸誠馴
順。
欽差大臣伊里布專司其事。固知之甚悉。而臣雖身羈省垣。其夷
情若何。民困若何。若不密加採訪。夢寐時覺難安。當即差
人密往定海查探。現據回稱。該夷在定海城外。築有礮臺。
在道頭地方。亦修有馬頭。復開有河道。通達城內。設有鋪
面。售賣洋貨。闔城民房。實已蹂躪不堪。臣又聞該夷初到
定海。尚不騷擾。現在不甚安靜。已將定海所屬之岑港。沈
家門等處民房占據。搶奪姦淫。雖定海奸民。間有為其役
使者。而各島居民。均志切同仇。不肯趨附。並聞該夷有設

有偽官。示諭定民。令其接濟情事。至其起碇船隻。有云赴粵者。有云未盡赴粵者。有云時來時去者。隻數多寡。亦傳說互異。復據象山縣稟報十月二十二日。有夷船六隻。在洋遊奕各等情。查夷船現未盡赴粵省。其在象山遊奕之船。或即係在定洋停泊之船。亦未可定。其夷船赴粵之多寡。自應以
欽差大臣函稱數目為準。亦未便以探聞之詞為據。惟該夷現蒙
聖恩。准其赴粵聽候查辦。何以仍在定海有修築礮臺等事。是否
修築在甬陷定城之時。抑或修築在蒙
准赴粵之後。及搶奪姦淫。是否在

欽差大臣示禁定民之先。抑或在示禁定民之後。臣尚不能確知。如果修築等事在後。是廣東籌議。尚在未定之時。而定海夷情。已顯露藏禍之跡。如果搶奪等情在後。是我雖以誠相與。而彼終以詐相應。且如果真心赴粵。又何以設立偽官。示諭定民。種種情節。均屬可疑。誠恐該夷有欲在定海互市之意。緣定海為海洋適中扼要之所。南近福建廣東。北達江蘇山東直隸。皆可揚帆分駛。儻在此通商。其船隻忽南忽北。較從前更為便捷。若任其來往。則沿海貧民。以及失利漁艇。並土盜船隻。竟難保不被其勾結。設各省口岸。處處防堵。嚴加稽查。是又不得任其自如。亦未必能相

安無事。且定海居民。既被蹂躪不堪。猶不附和從夷。將來籌辦善後。自應加意撫恤。該夷在此通商。則文武之稽查彈壓。輕重兩難。在在均屬棘手。況浙江省為東南財賦之區。而寧波府實為浙江精華之地。跡其欲住定海之心。難保無覬覦寧波之意。否則燒煙在廣東。受挫在粵閩。何以不敢豕突澳門廈門。而反豕突定海耶。溯查乾隆二十一年間。寧波崎頭洋。有夷船一隻停泊。恭奉

上諭。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寧波者甚少。間有遭風漂泊之船。自不得不為經理。近年乃多有專為貿易而至者。將來熟悉此路。進口船隻。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

之所。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不可不預為留意。又乾隆

二十二年奉

上諭。寧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祇許在廣東收泊。不准收入

浙江海口各等因欽此。今我

皇上亦祇許該夷赴粵叩關。仰見

先聖

後聖。慎重海疆。若合符節。現經

欽差大臣琦善。奉

命赴粵查辦。自必籌度萬全。斷不僅為目前之計。即

欽差大臣伊里布。駐劄鎮海。亦必能洞察夷情。妥為經理。原照俟

臣之緦緦過慮。第臣渥受

殊恩。採知夷情既有可疑。若專俟廣東查辦。竊恐廣東不知定海近時夷情。又恐赴粵夷人。甘語偽求。致被朦混。相應請

旨。飭令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將臣採訪情形查覈。斟酌辦理。仍請

飭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就近確查夷情。隨時密咨廣東。以期籌畫妥善。

臣俟武闈事竣。將署中公牘。分別趕辦。即當馳往鎮海。親歷察看。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奏採訪定海夷情一摺。覽奏均悉。

已降旨飭令琦善。伊里布。體察情形妥辦。並將原摺鈔給琦善
伊里布閱看矣。劉韻珂。著俟武闈事竣。並將各案清釐。即赴鎮
海。再行詳細確查該夷現在情形。會同伊里布。妥為籌辦。

又

諭。本日據劉韻珂奏探訪定海夷情一摺。覽奏均悉。已諭令劉韻
珂於武闈事竣。馳赴定海。會同伊里布確查情形籌辦矣。夷情
詭譎。早在意中。該撫所稱修築礮臺。開通河道等情。如果在定
約赴粵靜候查辦以後。是其無意退還定海。或故為此伎倆以
圖挾制。已可概見。況夷船既已赴粵。何以十月下旬。尚有六隻
在象山洋面遊奕。著琦善即將各情。詰問該夷。因何若此反覆。

劉韻珂奏稱。未便以渠採問之詞爲據。著伊里布再行詳細確查定海情形。究竟若何。並著一面密咨琦善。一面據實具奏。劉韻珂原摺。著鈔給琦善伊里布閱看。

戊申。

諭內閣。烏爾恭額。以封疆大吏。責在守土。前因𠹌夷斷絕貿易。朕早料其必於海疆要隘。肆行滋擾。屢經降旨。飭令各督撫嚴加防範。勿任覬覦。乃烏爾恭額不能先事籌畫。以致定海倉猝失守。復調度無方。一籌莫展。似此昏聵無能。罪無可逭。現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遵旨議罪。擬將該革員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尚不足以示懲儆。烏爾恭額著改爲絞監候。歸入明年秋審情實。

已革署遊擊羅建功護遊擊錢炳燮王萬年。業經罪坐主將。著照原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已革署守備龔配道。業經革職。應毋庸議。

己酉。戶科掌印給事中朱成烈奏。相傳暎夷嘗侵安南。安南人造軋船。長僅三丈。船高於水僅一尺。兩頭尖銳。頭可為尾。尾可為頭。船用二十四槳。鼓楫進退。矯若游龍。兩頭架紅衣礮。以擊夷船近水處。其船即沈。夷大敗。至今望見安南軋船。即落膽而去。臣嘗詳推其理。蓋以暎夷船大如山。其礮必與船平。不能下擊。下擊則入水中。即使船之兩旁安置礮眼。亦必出水在八九尺以上。否則海波注之。軋

船出水僅一尺。為彼礮之所不及。而得專力以擊其船底。故獲全勝。可否

飭下兩廣督撫。照樣製造。以備攻剿。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海防事宜。稱有安南軋船最利攻擊等語。廣西近接安南。有無此項船隻。是否足資海防內地可以倣照製造之處。著梁章鉅查明具奏。

壬子。署京口副都統海齡奏。聞前至京口時。適值署理兩江總督裕謙。前赴揚州。舟泊江口。聞與其會晤。詢問吳淞一帶海口情形。據稱所有吳淞。狼山。福山。江蘇緊要之處。該署督俱經嚴緊防範等語。聞復親身查看沿江一帶。距

城六十里之圌山。誠為京口要隘。凡自南往北之船。必由此處經過。著飭令瓜洲水師副將李澄等。安設礮位。派委妥員。帶領兵丁。時加巡防。其圌山迤北。則焦山象山。雖屬緊要。第焦山迤東。近年沙淤水淺。即本處熟悉水性之船。往往有擱淺者。外夷之船。諒難前進。著仍飭令該營汛用心巡防。不可稍有疏懈。且勘各處離城不遠。儻有警。著即當就近帶領旗營官兵。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海齡奏查看沿江要隘一摺。江蘇吳淞狼山福山各要口。現俱有官兵嚴密防守。據稱圌山為京口門戶。凡自南往北之船。必由此處經過。自應加意巡察。著嚴飭該副

將李淦等認真稽查所設礮位不時操演務令致遠有準臨時方為得力至所轄兵丁亦當隨時訓練悉成勁旅毋得有名無實日久視為具文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侍郎黃爵滋奏竊臣等於十一月初一日在福建之建陽縣接奉

廷寄遵即將前抵廈門時業經查訪明確各案於初四日由浦城縣恭摺奏

聞在案茲於十四日在浙江富陽縣舟次復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十一月初三日奉

上諭祁寯藻等奏遵查廈門接仗情形一摺此案既據該尚書等

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弁兵。捐貲招募之紳士。分別訊問。並據水師提督陳階平呈遞親供。均相符合。著毋庸議。其另片奏廈門防守情形。覽奏已悉。惟本日據吳文鎔奏報護督日期摺內。有閩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駛之語。該尚書等尚有續查事件。計此時接奉諭旨。當已折回閩省。該處洋面。現在有無夷船停泊。自必確有見聞。著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查閩

省洋面。近年以來。夷船游奕停泊。沿海奸民。勾通接濟。販買煙土。利之所在。日引日多。漳泉兩郡洋面。處處有之。而泉州之大墜山一帶。尤為夷船往來最熟之地。蓋大墜山。有泉可以取水。附近各鄉。煙販尤多。歷經各督撫嚴飭查

等。而夷匪漢奸。視為利藪。營汛差役。倚為奇貨。是以禁令雖嚴。總未絕跡。臣等十月十四日。自廈門還泉州。面詢署知府沈汝瀚。據稱十月初間。大墜洋面。陸續有夷船寄泊。前後共九隻。此去彼來。蹤跡靡定。至十三日。賸有五隻。十五日臣等過惠安縣。詢據署知縣雷爚稟稱。現賸三隻。旋聞駛去。此泉州洋面夷船停泊之實情也。至臣等遵查廈門接仗情形摺內。附片陳明。自七月後。夷船並未駛入口內。係專就廈門內港接仗而言。其廈洋口外夷船。是否再來。臣等查閱海口時。曾面詢興泉永道劉耀椿。及副將實德等。據稱十月初四日。太擔口外。望見有夷船二隻。經過

停泊。彼時正查點礮臺兵丁。密為設備。因其並未駛入口
內。謹遵
諭旨。未經開礮。至次日該船駛去等語。此廈門口外夷船停泊之
實情也。伏思閩省奸民。勾夷販煙。久成錮習。經該督撫專
委道員。並水陸提鎮。合力督辦。臣等於三月內復會同總
督奏明。嚴辦漢奸。並籌巡防事宜。奉
旨遵行。維時文武員弁。振刷精神。認真辦理。數日之間。頗有起色。
楊靖江之偵緝煙船。周光碧之疊次拏獲大夥煙販。其明
效也。自廈門滋擾之後。提督巡道折回防守。不能專力泉
州要隘。而夷船更挾民船為羽翼。漢奸又恃夷船為淵藪。

近又明知我兵不先開礮。任意遊弈。地方營汛。徘徊觀望。急則恐滋事端。緩則仍蹈前轍。此現在洋面夷船。甫歛復肆之實情也。以上各情節。臣等在閩時。確有見聞。戳之鼓護督臣吳文鎔摺內。閩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駛之語。係屬實在情形。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祁寯藻黃爵滋奏洋面夷船停泊情形。據查泉州之大墜山一帶。尤為夷船往來最熟之地。煙販甚多。禁令雖嚴。總未絕跡。該尚書等十月間。在泉州廈門等處。詢知夷船往來。蹤跡靡定。自廈門滋擾之後。提督巡道折回防守。不能專力泉州要隘。以致夷船任意遊弈等語。現在琦善赴粵查辦。

尚未奏報情形。該夷詭詐多端。情殊叵測。著吳文鎔督飭將弁。
認真巡防各口。毋得稍形鬆懈。是為至要。
祁寯藻黃爵滋又奏。臣等竊惟夷目義律。恃其船礮。擾我
海疆。以浙江定海無備。乘虛而入。嗣復一面滋擾廈門。一
面赴津呈訴。我
皇上開誠布公。中外一體。
特命大臣赴粵查辦。該夷苟有人心。自必輸誠感悔。敬俟
恩施。惟聞夷匪自據定海以來。修築城河。起築礮臺。繕治馬頭。開
設鋪店。似為久假之計。頃又置偽知縣。於城鄉各處。徧貼
告示。責令居民迎接夷官。兵丁充當工役。並偽設營汛等

官。與偽縣聽受詞訟等情。是其公然據為已有。並無退去之意。端倪顯露。且據定海被難紳士金士奎等公呈。該夷殺掠姦淫。我民呼號痛苦。情狀凶慘。聞之令人流涕。其所稱撤退兵船赴粵之說。自十月十九日以後。其船忽去忽來。總無確數。定海城南蝱山道頭一帶。夷船仍舊羅列。現在廣東查辦。尚無端緒。聞鎮海居民。因軍營外省客兵全行撤退。本省各兵。亦有裁撤。水勇鄉勇。均各遣散。商漁船隻。亦聞港放行。大為驚恐。公具知單。於十月二十三日。鳴鑼聚集千餘人赴

欽差大臣伊里布行寓。具呈懇求仍留鎮海。又請提督祝廷彪等。

仍駐招寶山等處。以資保護。其定海居民。自夷人張貼告示之後。各處村島男婦。紛紛逃避。內渡至甯波者。現已數逾萬人。是該夷一面籲求

欽差出示曉諭。禁止我民。不敢搶奪夷衆。藉以自安。一面擅自出示。騷擾欺凌。使我民進退無路。流離失所。外而夷情如彼。內而民心若此。臣等道路傳聞。疑信未定。及至浙江省城。密詢撫臣劉韻珂。及司道府縣等。衆口一詞。情形昭著。現在琦善想已行抵廣東。體察夷情。揆幾度理。自能籌畫周密。仰慰

聖廑。如果該夷懷

德感
恩。謹遵約束。從此退還定海。通商禁煙。相安無事。海疆控馭自有
常經。萬一夷匪辜負
天恩。乞請無厭。挾船礮以自恣。據城邑而不歸。
國體攸關。諸夷屬目。該署督臣琦善。豈能聽其所求。不加裁
抑。是則通商之議未定。負嵎之勢益張。浙江乃閩粵之腹
心。與江蘇為脣齒。而鎮海尤全浙之咽喉。定海夷目一日
不去。則民心一日不安。此時機宜。尤關緊要。相應請
旨。飭諭
欽差大臣伊里布。深思遠計。現在鎮海民心如何鎮定。定海難民

如何安集。酌留之兵。設有緩急。是否足資防堵。將來如須
攻取定海。是否仍應再行徵調。該大臣膺此重寄。自應通
盤籌度。謀出萬全。斷勿僅憑夷人赴粵之言。信其必退定
海。稍疏警備。更請
敕下浙江巡撫。暨廣東。福建。江蘇各督撫。於海口要隘。照舊嚴密
設防。加倍慎重。其山東。直隸奉天。沿海地方。雖北風司令。
夷船不能遽至。而相地度勢。亦應先事預防。何處應增修
礮臺。移駐兵丁。何處可築沙墩土壘。增置礮位。及此無事
之時。妥為布置。不但戢奸夷窺伺之心。亦可壯兵民奮勇
之氣。即使備而不用。終勝於用而無備也。該夷所恃者。惟

在船礮。既不與外洋接仗。其船無所施技。海口有禦礮之具。其礮亦不能橫行。查廈門沙墩。該夷礮子陷入不過二尺。閩乍浦土墩亦然。約計夷礮可及十里之力。陷入沙土僅深尺許。礮火雖烈。亦非不可堵禦之物。該夷貪利畏害。狡詐性成。如果處處有備。時時隄防。在彼失其所恃。則威氣日頹。急其所求。則奢心漸斂。然後專意通商。就我禁約。

因其感畏。撫而馭之。如此則

恩威並濟。後患永除矣。

硃批。所奏甚是。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道光二十年。

十一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舟山夷人私信。請飭確探一摺。如果此信屬實。是該夷於占據定海之後。既無居民同住。又無食物可買。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勢必不能久住。惟係貿易私信。未可憑信。著伊里布派員確探。是否有此情形。相機籌辦等因。欽此。復准浙江撫臣劉韻珂鈔摺咨會。以探聞夷情種種可疑。請

旨飭令琦善及弩妥為籌辦。弩逐細查覈該御史所呈夷人私信事多確實。惟所載祇係六七月間之事。其八月以後情形未經賅載。至撫臣所探夷人修築礮臺。設立偽官。及搶奪

姦淫各情。亦尚有不實不盡之處。奴才查該夷於六月初七
日夜。攻陷定海。其時城內。及附郭居民。先已紛紛四散。所
留者不過數十人。該夷當即設立偽定海知縣。出示諭民
回城同住。並於城內開設店鋪。招人往販鴉片洋貨。民間
志切同仇。並不歸附。亦不入城與該夷交易。其時正值溽
暑。夷官不服水土。瘴疫大作。患病人多。病斃者亦復不少。
至八月以後。天氣涼爽。病夷漸多痊愈。現在又因寒冷。復
有病死之人。然不似夏間之衆。該夷入城之始。頭目人等。
或居衙署廟宇。或居高大民房。其所帶夷兵。則在教場口
岸等處。支搭帳篷。分頭住守。迨八九月間。夷兵亦逐漸移

入民房。城內及附近之岺港沈家門等處房屋。多為所占。該夷將門壁折毀更易。又將居民所遺財物據為已有。搬入船中。並因其船隻停泊道頭地方。在岸上添蓋草房數間。派人住宿。其城外礮臺。則自攻陷定海以後。即行建築。且所建不止一處。又於礮臺之外。空掘地道。插植竹籤。阻我進兵之路。高阜之上。復豎立木柵一架。令人在上瞭望。以探我兵之是否進剿。其所設偽知縣。自六月以來。業已三易其人。先係布爾利。繼係郭士立。現在人係加音。前於七月間。偽知縣張貼告示。諭民輸納糧賦。後又令民接濟。民間並不允從。該夷亦未向其迫脅。至該夷所帶糧米。現

尚充足。其牛羊雞鴨等物。則時往各嶴購買。間亦恃衆搶奪。然多係夷兵所為。非由夷目主使。該夷兵等又有與嶴民互毆。致斃民命。民人亦有將夷兵毆死之事。蓋緣該夷素無紀律。以致夷兵倚衆肆擾。奴才前次採聞其事。即經諭令懿律嚴加約束。現在夷衆業已斂戢。不復四出騷擾。此乃奴才抵浙後。歷次訪悉情形。為御史曹履泰奏呈夷信內所未及。並為撫臣劉韻珂採聞所未盡者也。奴才伏查該夷犬羊之性。狡猾異常。其底蘊最難窺測。今該御史以該夷不能久居定海。係憑鈔獲私信而言。查此信係七月間所發。迄今四月有餘。該夷猶未全數退去。則信內所稱斷不

想在舟山久居之說。不過夷衆之私議。其主持此事之頭目。未必即有此意。至撫臣以該夷設立礮臺。設立偽官。揣其欲在定海互市。係據該夷在定情形而論。亦尚未深悉夷情。奴才細加揣度。此次該夷稱兵犯浙。原係圖得馬頭。而其所欲為馬頭之處。不在澳門。即在定海。如果准其澳門開市貿易。自不致再有覬覦定海之心。儻澳門或有阻格。不令通商。則定海乃該夷已得之區。恐未必即肯舍去。雖不敢久據城池。而欲求在此設立馬頭。勢所難免。現在懿律已赴廣東。此時該省正當查辦之際。奴才惟有鎮靜防守。俟得有粵信。體察情形。相機妥辦。

伊里布又奏。再參細思該夷前在天津。一經琦善遵
旨曉諭。即行起碇南旋。其情極為恭順。乃旋浙之後。雖曾逗留多
日。然亦並無桀驁情形。此次赴粵聽候查辦。琦善仰遵
聖訓。結以恩信。示以聲威。自能化頑梗為馴柔。使其不敢妄生希
冀。況該夷以海外小夷。弄兵於數萬里之外。勞民傷財。經
歷數月。實已難堪。今既仰沐
恩施。准予查辦。當亦不敢妄有所求。度勢揆情。粵省必能辦理結
局。惟是該夷性極貪婪。情更奸詐。現在粵省撤防師船。於
十月十七日。被該夷在洋轟擊。擄去米艇一隻。此外又有
擄船尋釁之事。是該夷之貪戾性成。背約搆釁。已有明證。

該夷在天津額求之事。不止通市一端。勢不能事事悉如所願。且即以通市而論。該夷之所注意者。在於澳門設立馬頭。奴才聞澳門乃西洋市易之場。該夷與各國皆向西洋賃屋居住。今若准該夷在彼分地築房。勢必有費調停。設或西洋不肯讓地。則該夷必欲在定海創立馬頭。查定海為洋面扼要之處。不宜令外夷在此通市。撫臣劉韻珂所論。切中事機。而以奴才管蠡窺測。則更有進於是者。何也。蓋該夷以攻陷定海為通市之計。而我即准其在定海為通市之區。所關係於

國體者。殊非淺鮮。似更不宜允許。但該夷既不能在澳門分

地。又不能在定海通商。則鋌而走險。勢所必至。所以備之之策。必宜預為籌及。查該夷船堅礮烈。若在海洋接仗。制勝綦難。即航海登陸攻擊。亦恐其備我甚嚴。不能下手。並恐其中途攔截。難以前進。奴才細加籌畫。惟有守之一策。足以杜其奸謀。而折其驕氣。查該夷勞兵於外。業已半載有餘。已老之師。銳氣當衰。我但堅守口岸。不與相爭。其勢難以再逞。且嚴禁接濟。則其食易盡。時出疑兵。則其衆易驚。大約久則半年。少則數月。該夷必困敝難支。心有轉計。然後相機設法。急為收撫。即但允於粵通市。不予馬頭。亦可蕆事。雖相持之際。我亦需費甚煩。各省沿海地方。亦恐不

免有震驚之虞防守之累然經費可以籌備尚屬易於轉
輸至各省果能戒備謹嚴不致即為所擾較之定海通商
貽患將來且有虧
國體者似為妥善雖夷人失市而來者必應得市而退在粵
自不難於完結儻事或不了先防以耐之而終歸於撫若
所見原屬萬有一然之慮惟粵事尚未定局則制敵機宜
不敢不先事熟籌謹特密陳伏候
採擇至現在定海夷衆若屢次採訪實已較前斂戢惟該夷尚未
全退其前次又曾搶掠滋擾民間共深憤懣惟望出師剿
擊以為復仇之舉今見按兵不動衆議日滋並有赴若及

一福建提臣浙江撫臣處投遞呈詞籲請轉奏以期

聖主赫然震怒。許為剿辦者。皆伏思民難固在所當恤。而與論亦

不能曲徇。我

皇上此次俯允該夷所請。

准予查辦。原係為斯民謀久遠之安。而不止為旦夕之計。此時夷目業已赴粵。自應俟粵省如何措置。得有確信。再行分別

籌辦。（朱批所論甚是。）無為浮言所搖。復議攻剿之理。且皆細揆事勢。該夷前之騷擾閩。正其愚昧失策之處。設其於到浙以後。始終以美言小數。妄結民心。一面約束夷眾。秋毫不犯。則近今已及數月。蚩蚩之氓。難免不為所誘。該夷更將在定海

通商。粤省查辦愈形掣肘。今該夷計不出此。倚衆逞強。以致民心怨恨。堅不服從。其久據定海之心。必將稍息。似於大局不為無裨。惟此意不便向民間曉諭。奴才惟有善為撫馭。告以粤省必能竣事。夷船不久離浙。以示鎮定。

伊里布又奏。再浙省地關緊要。必須添鑄大礮。以備不虞。奴才前於議覆御史曹履泰摺內。業經奏明在案。查各礮本係在省鑄造。業已鑄成二位。查驗不甚合法。自應另委熟悉軍工之員。監視指示。方不致虛糜工費。查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諳習工程。現在鎮海防堵。奴才已將各工匠調至鎮海。飭令該鎮監造。並委寧波府知府鄧廷彩。鎮海縣知縣

葉堃。及在營遣差之暨大使鄭鼎臣。幫同經理。以期適用。

惟甯波及鎮海等處。口岸紛歧。必宜多為製備。李現飭鑄

造自八千斤至三千斤之礮六十餘位。俾資分布。八千斤

六千斤各礮。雖官船不能承載點放。而用以防守海口。則

較夷人之礮。更遠更烈。據該委員等督同工匠覈算。共需

鐵六十萬斤。炭一百二十萬斤。前次採買之鐵。尚屬不敷。

現連應用之炭。一併分飭添購。源源運解。一面搭爐起鑄。

約計來年正月。可以工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慮探夷情一摺。又另片密陳。覽

奏均悉。㗭夷詭譎異常。朝夕反覆。早在意計之中。朕前次准令

琦善赴粵查辦。蓋欲因勢利導。示以羈縻。及早戢兵。原係為斯民謀久安長治之策。該夷貪很性成。蹂躪地方。挾定海以求澳門。稍不如意。便生覬覦。澳門定海。均為海疆要區。安可聽其貿易。此朕深慮熟籌。早有定見者也。現在琦善想已到粵。如該夷聽受訓諭。則退還定海。無俟勞師。實為上策。儻竟不遵約束。種種逞刁。則琦善必據實奏聞。另籌辦法。統俟粵省奏到。再示機宜。各路調兵。現已陸續歸伍。而本地營兵。為數不少。分隘散布。巡察防堵。全在加意整飭。毋稍疏虞。該大臣片奏鑄礮六十餘位。正可於閒時操演有準。以期得力。儻粵省查辦不能妥協。或該夷意在尋釁。其勢萬不能已。彼時應調何處弁兵。著伊里布

一面檄調。一面奏聞。該大臣尤當先事綢繆。計出萬全。是為至要。儻籌辦疏懈。將來有誤機宜。朕惟伊里布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本日祁寯藻等陳奏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祁寯藻黃爵滋奏。探明夷情各一摺。該夷旣稱赴粵聽候查辦。自應將定海退還。全行起碇南返。何以各船仍在浙省遊奕。且聞其築城添礮。淩虐居民。是該夷面為恭順。性實貪殘。著琦善詰問該夷。究竟是何意見。儻仍驕恣違刁。其勢萬難就撫。務即迅速先行奏聞。一面加意羈縻。仍遵前旨辦理。伊里布等各摺片。著鈔給閱看。

癸丑。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蔡家玕奏。本年暎夷滋事。定海失守。皆因浙省大吏。辦理失宜。罪所難逃。我

皇上德大如天。包容海表。以和為貴。不怒而威。雖古來階舞苗格。不是過也。然使暎夷果能悟過自安。始終恭順。豈獨仰

聖天子之神武哉。實蒼生之福。而羣臣之願也。今者暎夷堅居定海。地不我歸。又聞添築礮臺。高培城郭。其居心可想見矣。

臣聞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戰固不足恃。而守固不可疏。處外夷以和。而不兼之以守。其果足恃乎。暎夷耐熱而不耐寒。當此隆冬。自然安息。正宜際其安息。思患預防。迨來年春夏之交。整頓齊備。彼雖不順。而我有以禦之。

夫以海疆萬餘里之遙。處處嚴防。其勢固有所不及。臣謂各處可照常謹守。惟粵省為暎夷出入門戶。最關緊要。必須添兵設備。然後可保無虞。夷船甚大而我船小。小固不可以敵大。而惟多則可以制少。若能於戰船之外。多造船隻。廣儲火具。精添器械。慎選兵丁。軍令森嚴。安排海口。雖按兵不動。而

天威已振矣。總之柔遠之道。於小邦則使其懷德。大邦則使其畏威。今外夷惟暎夷為最大。我既撫之以德。而又示之以威。豈特足以服其心。並足以喪其膽也。至於一切經費。現當充足。儘數撥用。勿計有無。夫治天下豈不貴於節用哉。臣

謂今日用財。正所以節財耳。

丙辰。蔡家玕又奏。本月二十七日。奉軍機大臣面述

諭旨。御史蔡家玕奏稱粵省爲暎夷出入門戶。最關緊要。宜添兵設備等語。所奏固是。惟夷船又往他省。何法以制。著詳細再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思患預防。深謀遠慮之至意。臣思茫茫大海。而欲其不犯邊境。豈有他術哉。亦惟先制暎夷之心而已。其一使其心之服我也。其心服我。必不肯犯我邊境。雖粵不設備可也。否則使其心畏我也。其心畏我。則不敢犯我邊境。雖粵亦撤兵可也。現今大學士琦善。前往粵省。撫夷以和。該夷若果

恭順。則照常通商。煙土不至內地。定海亦必速還。航海來王。兵船不至。是其心真服我矣。如不服我。則必與琦善爭論。先在廣東滋事。是不可以德化者也。不可德化。則必以力制之。而使其心之畏我而後可也。然則亦力求其使彼畏我之法而已矣。蓋暎夷之所恃者其船大。其礮猛。人必以是為難制。而不知我正幸其船之大也。船大則駕駛不靈。非風不行矣。更不畏其礮之猛也。礮猛則不能近擊。不能低放矣。儻我以戰船與之對敵。則彼之礮得力。而我必受其傷。我惟以船之小且多者以分其勢。使之應接不暇。礮猛而無所用。船大而不能移。則彼失所恃。而我操勝算

矣。臣深思而得數計。詳細言之。當夷船之望洋而來也。我用小船二三百隻。每隻止用數人。四圍擁進。彼見四面皆船。欲放礮而無從下手。即放矣。而我船行走無定。必無準頭。豈能傷我。追我船與夷船緊接。彼更無能為力。蓋其船大。則其船沿必高。礮即不能下放。其刀戟亦不能下施。當此之時。我船齊放鳥槍火箭火毬之類。夷船大起。我船四散。立見其船燒燬。況我既以小船圍其大船。彼即有大船從旁欲救者。亦無法可救。何也。彼欲放礮擊我小船。我之小船傷者有限。而彼被圍之大船已全轟矣。此一計也。又有將火船緊燒之法。我小船之內。雜火船十餘隻。其法用

乾柴堆於船內。又用桐油將草把浸透。雜入柴中。再藏火藥在內。其船兩頭均安鐵鍊。約數尺長。鍊上置大釘一二枚。約尺許長。鋒利且堅。當緊接夷船之時。將三五火船釘住夷船之沿。即行放火。而衆船皆散。一時夷船及火船片板無存。此二計也。廣東有名海鬼者。其居水無異於陸地。此等皆干法潛逃之犯。

皇上若下寬詔。准其投軍效力。將功折罪。事成猶有重賞。祇須招集數百人。各給以斧鑿利器。遇夷船一至。令其潛入水內。將其船底鑿破。夷船束手無策。立時沈溺。此三計也。此外更有反間一計。請並陳之。令督撫出示曉諭。言夷邦現有

漢奸在內。前經奉

旨。查拏正法。夷人不日就擒。爾等何苦自送性命。今

朝廷開寬大之恩。與爾等以自新之路。儻能得夷人之頭來

獻者。免其治罪。仍加重賞。爾等若能協力合謀。將夷人一

齊拏獲。則功愈高而賞愈懋。如此。則夷人聞之。恐漢奸之

叛己。漢奸聞之。恐夷人之疑己。勢必兩相刺害。而我不傷

一弓。不折一矢。坐觀其敗矣。以上各條。必使預為安排。以

待動靜。俟夷果能恭順。心誠服我。不妨備而不用。若或逆

命。立即施行。彼素志經驕。玩視中國。我正宜乘其倉猝。於

用兵之始。一戰成功。儻餘類尚多。再接再厲。使其全軍不

遐。膽裂心寒。俾知中國有人。

天威難犯。庶其畏我者深矣。從此潛伏海隅。不敢睥睨。雖粵省且不至。何他省之足虞。所謂欲其不犯邊境。先制其心者。如是而已。總之能使其服我畏我。各省可撤兵。粵省亦可撤兵。不能使其服我畏我。粵省宜設備。各省亦宜設備。現在或服或畏。事尚未定。而臣前摺內獨重粵省者。謂其地當緊要。先務為急。亦兼為經費計也。且臣觀今日之英夷。欲使其服我甚難。而欲其畏我亦不易。何也。唐虞之時。階舞苗格。厥後數千百年。未聞再見其事。然當日格之於七旬。而仍竄之於三危。若此類者。豺狼其性。鬼蜮其心。天生冥

頑。原不可德化者也。以此知服我之難也。況今之唉夷國

强且富。海外諸國。多被并吞。而且仁義不聞。以利為命。我

縱備極利害。大顯威嚴。猶難保其不再至。儻使因循不振。

專主於和。彼肆志以揚威。我無備而有患。則邊釁其何日

已也。以此見畏我之不易也。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欽差大

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盛京將軍耆英。署直隸總督

訥爾經額。署兩江總督裕謙。山東巡撫托渾布。署閩浙總督吳

文鎔。浙江巡撫劉韻珂。廣東巡撫怡良。御史蔡家玕奏籌制唉

夷事宜一摺。該夷目等現往廣東聽候查辦。尚屬恭順。毋庸遽

議劉摯。所有該御史籌議各條。著暫為存記。儻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如各條内有可採擇之處。酌量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